

思想的生态系统

陈童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1 为什么说思想大一统是旧时代的解决办法？

也许是从董仲舒开始，我们就已经默认了这样一条“真理”，即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离不开思想的大一统。然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显然也知道，硬要说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搞了思想的大一统无论如何是很牵强的。可是这些国家同样长期统一稳定，甚至更发达。因此，就有人争辩说，西方和中国是不同的，中国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具有特殊性，而只有思想的大一统才符合中国的特殊传统，思想自由仅仅只适用于西方国家。我想说的是，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特殊的，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思想大一统的中国文化特殊性，思想大一统与思想自由的区别并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而是中世纪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区别，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并不是两个不同地域的产物，而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先看看董仲舒同时提出来的对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君权神授”解释。很显然西方也有类似的解释，也就是用父权或者君权神授来解释国家权力。但这样的解释是中世纪的时代产物，与现代理论是完全两个时代的东西。将洛克的《政府论》与君权神授或者父权的解释比较一下，也许就能够明白这两个时代的差距有多大。这么说吧，如果用《政府论》的解释来打中世纪的君权观念，那就是一种降维攻击。

君权的观念如此，思想大一统的观念也是这样。西方中世纪同样强调思想的大一统，当然表现形式和中国有所不同，西方的思想大一统体现在信仰的统一上。在西方，信仰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巨大进步，在中世纪时期西方只有统一信仰的观念。与信仰的大一统不同，信仰自由的核心在于，不是强制性的追求信仰的统一，不是用武力或者强制力去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信仰，而是充分尊重他人的不同信仰，并且认识到这是人与人之间自愿协作的基础。在西方，这种认识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可见，无论思想信仰的统一也好，还是君权神授观念也好，都没有地域性的东西方文化特殊性，而仅仅只是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中世纪时期人

们对于如何安排社会的思想领域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以牺牲思想进化的可能性为代价，因此在中世纪那样的一种情况下，在一个缓慢发展的社会中，是行得通的。然而，这种方案并不适应于复杂多变且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那么对于现代社会的思想领域，什么样的安排，或者什么样的安排原则才适应呢？才能保持一个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两个角度来看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现代文明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陌生人之间的广泛协作。不断探索人与人之间协作的可能空间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显然，只有充分尊重别人的不同，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广泛协作才有发生的可能。另外，与任何探索行为一样，探索协作的可能性同样需要大量人大量的试错。

这就将我们带到现代文明的第二个特征，即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探索精神，它首先是要承认自己并没有手握绝对真理。而科学精神的核心就在于试错。所谓试错，就是在大量可能性的试探空间里寻求更适应新情况的甚至是更优的出路。和中世纪的旧时代不同，现代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只有坦承自己并没有手握绝对真理，并积极试错，才是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唯一办法！

充分尊重他人的不同，以及积极试错，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现代的核心精神，也就是自由。许多现代国家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在思想领域，思想大一统并非现代国家的出路。相反，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出路。

2 思想的生态系统

现代的科学精神告诉我们，在思想观念的领域没有绝对的真理。思想的世界更像是生物的世界，每一种思想其实就是一个物种，并没有哪个物种是唯一正确的，每一个物种都只是在复杂的世界中随着与其它物种的相互作用，随着对环境的不断适应而不断进化。对的，任何思想最重要的性质是要能够不断进化。无法进化的思想物种必然会在一个复杂多变快速发展的世界中变得不再适应，从而在思想领域的生存竞争惨遭淘汰，或者名存实亡。

而进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断变异，在所有可能性所构成的空间的各个不同方向上不断尝试。总之，进化的关键，就在于大量个体大量的积极试错。如果只允许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推行思想的大一统方案，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变异，那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试错的空间，进化也就

成为了不可能。

物种进化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哪个物种可以离开其它的物种而单独进化，所有的物种其实都是在与其它物种的相互作用中，与它们一起共同进化的。思想物种的进化同样离不开与其它思想物种的相互作用，单一的思想物种无法进化，只有所有相互作用着的思想物种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共同进化着的思想的生态系统。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并不需要思想的大一统，相反，任何这样的大一统都是以失去进化活力为代价的，从而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真正适应现代社会，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的，是形成一个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因为只有一个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思想的物种才能长存，同时又充满进化的活力。

物种的生存空间是自然界，思想则生存于人的大脑。物种在自然界进化，思想则在人类社会的人脑中进化。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人脑是思想生存的载体，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思想物种。任何物种的进化都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存在，每一种物种都是在与其它物种的协作或竞争中与它们一起共同进化的。思想物种的进化当然也一样离不开其它思想物种的存在，也一样是与其它思想物种共同进化的。所有共同进化的思想物种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思想的生态系统。

一个进化着的思想生态系统首先需要的是自由，万物霜天竞自由的自由。自由竞争和自由协作是物种的生态系统形成和进化的前提条件，自由同样是思想的生态系统进化的前提条件。

除了自由之外，其次是要多元。单一的物种无法形成生态系统，从而很难进化。只有足够多的不同物种在一起相互作用才能组成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足够多元的思想在一起，才能给思想的进化提供足够好的生态环境。焚书坑儒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的危害，在于破坏了多元化的思想生态环境，从而使得思想的进化成为不可能。只有在一个多元化的思想生态系统或者说思想生态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思想物种才能很好地进化，甚至产生出新的思想物种。

另外，自然界中真正能够长时间维持的生态系统都是开放系统。哪怕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因为有太阳光的输入和热辐射的输出，因此也是一个开放系统，更何况这输入输出之间也给地球生物圈提供了负熵，而负熵是一切秩序得以自发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任何物种能得以生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断言，长时间维持一个思想生态系统活力的前提条件是，开放，只有开放才可能有负熵的输入从而使得系统保持活力。

还有一点也许也值得一提。我们知道“性”在物种的进化中起到过重要

的作用，它大大提高了新的基因组合的可能数目，从而大大加强了生物的多样性。思想物种的进化中也存在着类似于“性”的现象，那就是不同思想的杂交混搭和重新组合，总之，两种思想待在一起久了往往就能繁殖出新思想。“性”大大加快了新思想出现的速度。与物种的繁殖有所不同的是，思想物种不但可以在同一物种之内繁殖，还可以有跨物种的“性”，可以跨物种繁殖，甚至可能离得越远的思想物种所繁殖的后代越有杂交优势。

总之，不同的思想可以进行繁殖！我们也可以将一种思想看成是一个生命个体，单个生命个体很难繁殖，即使能繁殖其进化的速度也很慢。同样，单一的思想很难产生新思想。而把不同的思想杂交在一起，新思想就产生了。这就是思想的繁殖。生命通过繁殖，又通过自然界的竞争优胜劣汰，最后才能不断进化。思想的进化也是这样，需要竞争的淘汰机制，但更需要繁殖。而思想繁殖的前提，是不同思想的并存。

思想的生态系统是任何思想物种进化的必要环境，然而和自然界一样，并非任意的思想物种搭配在一起都能够支撑起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成一样，要形成一个繁荣而和谐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在开放自由的前提下经过长时间的自然演化最后稳定下来的才是。

中国的皇权时代认为只有思想的大一统才能使得社会稳定。其实，真正的稳定并不在于思想的一统，而是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人为地追求思想的统一反而会丧失掉整个生态的生命力，也使得思想物种失去了进化的动力。

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呢？

生物进化是先进化出基础性的微生物，然后才进化出高等生物，因此任何生态系统都离不开微生物作为基础，没有微生物再高超的技术都不可能让老虎存活。思想生态系统的进化也是类似的，更现代的思想物种总是在前面的思想物种的基础上进化出来的，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顺序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以现代政治思想为例，洛克的《政府论》也许就相当于现代政治思想生态中的微生物，它是任何现代政治思想生态系统的基础。而其它现代政治思想，比如高福利，比如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应该看成是现代政治思想生态中更高等的物种，这些物种的存活是以微生物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微生物的生态系统，但是无法建立一个仅仅只有高等生物却没有微生物基础的生态系统。

其实任何一个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都是长时间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思想生态系统来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同时要对别人的不同努力保有尊重。每个人的努力都会有所作用，然而只有看不见的悄悄发生的自然而然的演化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至于这个思想生态系统中哪种思想物种更基本，其实这也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看法，不过任何人的看法都不能确保正确，相反很可能都只是一厢情愿。因此，关键点在于，任何人都不能用强制手段来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也就是要对他人的不同思想保有宽容。思想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的生态系统一样，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共同进化，是共活，而不是你死我活，思想没有你死我活，只有共活。

当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种之间必然会有生存竞争，但竞争仅仅只是观察生态系统的角度之一，其实各物种之间更基本更重要的关系是相互依存，是共活和共同进化。《周易》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正如人们所说的，自由的关键，是共容，共活，共同进化。